



海市蜃楼

柯克著 ● 花城出版社



幽灵迷踪

梦境——危机四伏；现实——疑云密布
心路崎岖，光环变色
长袖善舞，百密一疏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432465

I247.5

K391

海市蜃楼

柯克著 ● 花城出版社



743246

QAN 19/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市蜃楼

柯克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7

(心灵迷彩)

ISBN 7-5360-4376-7

I. 海...

II. 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2023 号

责任编辑: 李湘湘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东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125 1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76-7/I·3500

定 价 1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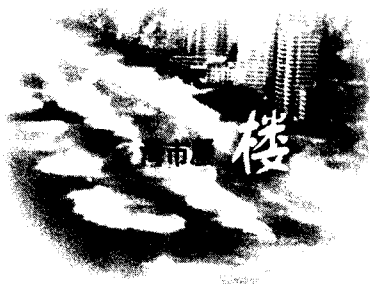
海市蜃楼

目录

第一章	失踪.....	1
第二章	迷离.....	16
第三章	枝蔓.....	37
第四章	无悔.....	55
第五章	蜃景.....	72
第六章	涉嫌.....	93
第七章	顿悟.....	115
第八章	重逢.....	139
第九章	灭口.....	163
第十章	疑影.....	187
第十一章	黑幕.....	213
第十二章	密码.....	229
第十三章	转折.....	252
第十四章	对垒.....	274
第十五章	歧途.....	306

透视虚幻

—— 《海市蜃楼》续篇预告



第一章 失 踪

王橙走出火车站，心里有点发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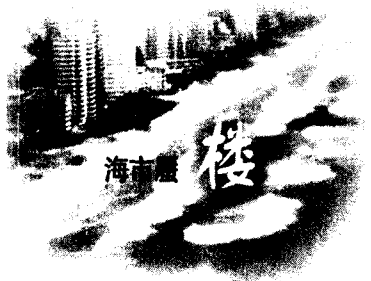
昨晚在火车上，一直有一种轻飘飘不着地的感觉，她搞不清这奇怪的感觉究竟来自何方，抑或是上火车前打电话找不到表姐其人引起的。

表姐做事一向小心，几天前曾多次打电话催促她到南方来，询问她的行程，临上车前那一天，打电话给表姐时，却找不到她人，一路上拨打她的手机，一直提示关机。

房东在电话里说：何立慧那天一早匆匆提包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

王橙座位的对面是一对蜜月旅行的情侣，女的脸上新娘妆的油粉似乎还没有洗尽。一上车，他们的嘴就未曾停过，水果、花生、巧克力、鸡蛋、饮料，在桌子上堆得像座小山一样。忽而吃得只剩一堆瓜果壳，那男的又从行李箱中源源不断拿出，王橙真有点担心他们的身子会像吹气一样在她面前忽忽地发胖。除了吃东西，就是相互说软绵绵的情话，或者像做人工呼吸一样口对口长吻，粘乎乎的如蜜里调了油。

这时的北方还是天寒地冻的，但火车一过韶关，车上的人就开始一件一件减衣服。王橙用心里的方位感感觉着——火车是一直往南方开去。窗外是黑得化不开的浓雾，车上的



人差不多都昏昏地睡着了，服务员偶尔噤里啪啦推着售货车，用千篇一律的腔调一路吆喝，他那吆喝也像那咣当咣当售货车声响一样的刺耳，把各种睡态的乘客从蒙眬中惊醒。吆喝声远去后，乘客们又恢复了他们的各种睡姿……

王橙却一点睡意也没有，除了对面情侣低声说的嗤嗤的情话，耳中只有火车的轰鸣声，这轰鸣声也像窗外的黑暗一样的无穷无尽。王橙知道，南方的尽头是大海，真有点担心火车这么一路轰鸣下去，会不会一头扎进南方的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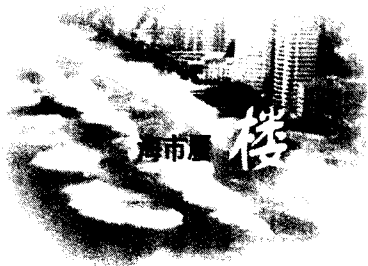
突然冒出这么荒诞的想法，王橙觉得有点好笑，是不是因为表姐突然失踪心情变得特别敏感呢？

第一次去临港市，那是去年实习期间与同学一起去的，还在表姐家里差不多住了一个月，在火车上除了觉得兴奋与新奇，其它什么想法都没有。

王橙想：陡然升起的担心会不会是大事来临前亲人间的心灵感应？

似乎觉得几天前表姐在电话里就有点闪烁其词，透出一种即将发生什么的兴奋与焦急。对家人来说，表姐身上有很多谜——因为她有六年不愿回家。想到这些，王橙心中的担忧就像已经龟裂的墙壁，裂缝迅速扩大。

表姐与王橙是一起长大的。姑妈去世后，表姐就一直住在王橙家里，两人一个被窝里睡觉，直到表姐来了广东。王橙这几年的学费都是表姐给的，表姐比她大，小时候就像老母鸡一样照顾她，虽说是表姊妹，两人却比亲姊妹心灵还更相通。所以王橙对心里突然生出的对表姐的担心比担心本身更可怕——难道是预示什么事要发生？也许，人生每一步，就像窗外的一团黑雾一样难以预测。



——可能是与朋友玩得过于疯狂，忘了王橙要来临港，所以电话找不到人！但手机呢？也有必要关掉吗？以前是二十四小时开通的！王橙努力往好处想，但这种假设，自己又毫不费力地把它攻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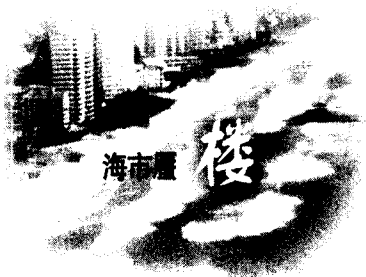
——表姐不是个粗心的人！

王橙要来临港，日期都是她安排的，怎么又会找不到人了呢？临时有什么急事？但会急得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去年来临港，表姐就安排了车来火车站接，王橙一迈出火车站的地下出站通道，就找到了表姐去年来接她的位置，抬眼望去，车站没有大的变化，对面去年在建的那栋大厦，现正在拆绿色的围网，上半截露出银色的玻璃幕墙叫嚣着它对行人的冷漠，王橙突然觉得，去年在这里呆过一个月的这座城市，对她来说仍是如此的陌生。

去年就是在这里，王橙与同学正在四处张望时，表姐坐车从那边来接的，王橙一边想，一边低着头走，突然感觉到额头被猛烈撞击了一下，马上，近距离看到了一张表情错鄂的男人的脸，心里的怨气一股脑地调动了起来，向那男人瞪眼怒叱道：“不睁着眼走路，乱撞什么！”

邵林正在汽车尾箱里往外搬行李，一转身一个女孩的额头撞到了他脸颊上，眼前金星四冒，又一记吼声把他喝得昏头转向，晃了一会儿神才想起是那女孩撞了他。正想跟她去理论，从车上走下了一位穿西装长裙的中年妇女，刚才那一撞被她在车窗里看了个明白，笑着说：“邵林，算了，人家是女孩子嘛。漂亮的女孩自然就骄横一点，我们还急着赶广交会呢。”



邵林被撞了，还无故受了他人的训，搬着行李的手停在了空中，自我解嘲地笑了起来。

王橙走出几步，突然想起是自己撞了人家，想今天的火气怎么这么大，有点过意不去，回头来看看那个被她撞得脸颊红红的男人——二十七八岁左右，穿着一件针织的黑色T恤，高高的个子，显得粗壮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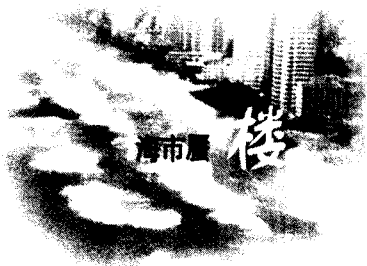
王橙叫了辆出租车，来到了一个叫十二坊的地方，这里是临港市的城中村，临港是由一边陲小镇发展起来的新城，以前的老村子就成为现在的城中村，全是建得密密匝匝的出租屋。所有的房子都一个式样，以实用和面积最大化为最高原则，楼与楼之间靠得太近，抬头望去只能看到一线青天，好在租价便宜，适于外来人口长住。

七拐八拐来到了表姐住的那幢楼下，还像去年一样，小楼底层的土多店里，小柜台后面挤满了一桌窸窸窣窣搓麻将的房客。地方太小，边上的几位旁观者连转身都有点困难，老板娘眼尖，大老远就看到了走过来的王橙。

去年王橙来临港时，表姐何立慧经常要王橙替她在麻将桌上摸上几把，跟房东就混得很熟了。那时候，老板娘喜欢让王橙帮她照看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她自己好过一把麻将瘾；或者有时人数不够时，她要求王橙也去凑个数，留住人在这里搓麻将，她好多卖些香烟饮料之类。

老板娘说：“这么快就到了，那天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你表姐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哇，你比去年又漂亮多了！”

说着，弯下腰来拉着蹲在地上抠蚂蚁的小女儿说：“来，快叫王橙阿姨，不记得了？去年抱过你的！”



没有什么比抠蚂蚁更让小女孩更感兴趣的事了，小女孩挣脱了她妈妈的手，又去抠蚂蚁，老板娘骂了一声：“没出息。”

小女孩还不足三岁，王橙没有心情跟小女孩打趣，只用手摸了摸她粉嘟嘟的脸蛋，以示跟她打了个招呼，说：“表姐跟我说好，要我今天到的，她会突然去了哪里呢？以前没有出去过这么久的吧？”

“以前也经常跟朋友外出的，但这次我也打过她手机，一直都关着，我也有点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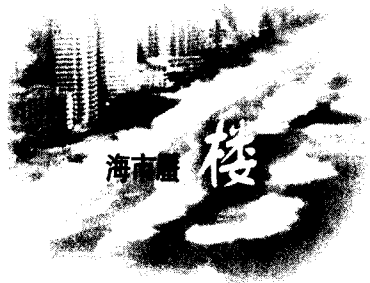
“会是什么事呢？”

“不用急，这里还有一把钥匙，你先上去休息，慢慢等，立慧不会有什么事的。”老板娘嘴上虽然是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显然没有说的内容那样的关切，是房东对租客们公式化的客套。

王橙打开何立慧的房门，房里的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看不出有一点异样，正因为从表面上看不出一点异样，王橙才觉得很不正常。

——手机正在插板上关着充电，面板上的数值显示，电池早已经是充电过度了；何立慧常随身带的一个坤包，斜倒在卧室的梳妆台上，里面装有口红粉盒，拉开坤包的另一面，是何立慧的身份证和一本小电话本，还有一些零钱；冰箱里放着一些未吃完的饭菜和几根火腿肠。一切都像是表示主人马上就要回来的样子。

王橙心里面咯噔了一下，心里几天来的担心马上得到了印证：表姐是突然出去的，连手机身份证都来不及带，一定是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麻烦，那又会是一桩什么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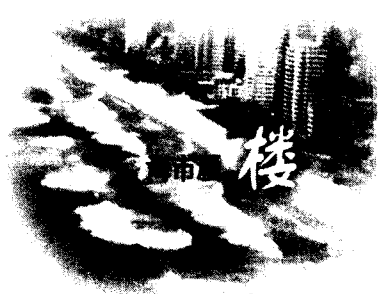


天突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参加这次医药品展览会的很多客商都没有带雨具，猝不及防，被雨淋了个正着。广州的天气就是这样，春季一下雨，气温也要下降，很多初次来南方的北方客商，从家乡的寒风苦雨里赶来，正享受着北方寒冷季节里难见的暖阳，一阵高兴，衣服穿得比南方人还少，气温突然下降，冷得有点畏畏缩缩，感悟最深的恐怕是那句“天有不测之风云”的俗语了。

年轻一点的不怕雨淋，头上顶着个塑料袋，跑到公路上去抢的士，年龄稍大的都躲在展览会馆的走廊上，指望老天爷早点停雨，脚下撒满了彩印资料、入场券、资料袋，它们被湿漉漉的脚乱七八糟的一阵践踏后，留在上面的脚印千奇百怪，像抽象派大师们留下的画作。

说起到资料袋，邵林他们有吃了败仗的感觉，为了这次展览会，公司特地赶印了几千个设计新颖、印刷精美的资料袋，想已经是够大够醒目的了。一到了展览会馆却让他们瞠目结舌：参展商里竟然有人带来比麻袋还大的巨无霸资料袋，参展客商背着这种巨型袋在展览馆里招摇过市，好不抢眼。而邵林他们公司那种印有千欣药业字样的精美资料袋，成了人家的袋中之袋。跟很多参展商一样，邵林气得直敲自己的脑袋：这么简单的法子，怎么我们就没有想到呢？在生意场上素来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今天是展览会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可以的，达到了推介自己公司新产品的目的。有一些参展的客商早早收拾好自己的展台走了，还有一些客商似乎还没有走的意思，跟零星的客人在洽谈咨询。同来的搭档小李



带了几样大件的东西先回宾馆了，但要收拾的东西还很多，邵林忙得额头上都有了汗珠。在一旁穿着职业套裙的赵副总也想腾出手来帮忙，邵林十分男人地推开她的手，说：“我来我来，赵副总你看好那边的东西就行了。”赵金娜站在一边笑了笑说：“不急，如果今天太晚了，就回宾馆再歇上一个晚上，明天早晨再回临港市也不迟。”

邵林突然感觉到手机在怀里震动了一下——入展览馆，他就把手机开成了震动。拿起手机来一看号码，是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叫笑靥如花的网友打来的，正准备接，那边却挂了，才想到人家可能打了很久，自己的身子一直在动，可能没有感觉到，既然挂了，等自己忙完了再打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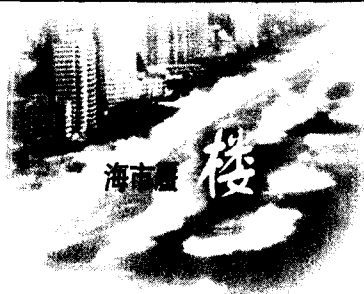
接着手机里收到了一条短信，还是那个叫笑靥如花的网友发来的：今天晚上八点，在男孩女孩酒吧举行网友化装晚会，特邀惟我独尊参加。邵林看了后笑着摇了摇头，心里想：这些家伙，尽玩一些稀奇古怪的花样，如果我在临港的话，今天晚上可要尽情地玩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被一旁的赵金娜看到了，问：“谁？你女朋友给你发黄色短信了？”邵林冲她做了个手势，说：“不是，是我表妹，也不是黄色短信，是黑色幽默。”

赵金娜说：“呵，又找了个表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表姐表妹多。要当心哦，这年头就是表姐表妹的最容易出事。”

邵林听了，忍不住哈哈地笑。赵金娜自己也笑了起来。

赵金娜四十左右，是与临港特区一起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移民，年龄虽然到了中年，但特别喜欢与年轻人打成一片，邵林见她说话风趣，又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也乐得与她来



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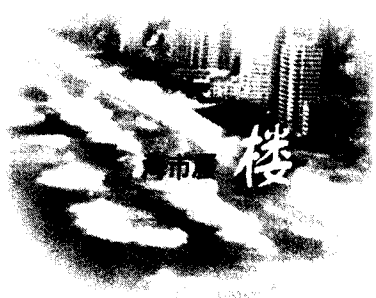
李金安一觉醒来，摸了一下枕边，阿美已经走了，但枕头还是暖的，李金安的心里也是暖和的。李金安昨晚把压抑了一个月的狂躁注入到了阿美的体内，自己也就陷入了黑甜的疲顿，所以阿美起身时他也没有感觉。

李金安是顶尖家装公司的木工，公司的工程做到哪，自己的吃住也挪到哪，几年来就这么居无定所地在临港市的水泥丛林里漂浮着。他家是在内地偏远的贫困山村，所以这样的生活他丝毫不觉得苦，如果公司没有了工程那才是他最难捱的日子，公司是不包吃住的，到那时他还要自己贴钱租房。

流了一个月的汗水，只要到月底老板不克扣工资，他就觉得自己就是世上最快乐的人了，就可以高兴时哼几句不成曲调的流行歌曲，可以从书摊上买几本封面露乳房露屁股的通俗杂志来打发他完工后的闲暇，也不去想为什么人家出门有小车开而他却只能走路，人家吃饭进酒楼而他只能吃盒饭这一类他很难搞清的问题。

阿美是他刚来临港时在工厂里认识的一个江西打工妹，也是他现在的女朋友，同村的老乡笑李金安找的女朋友太丑，说一看屁股就像生过崽的女人。李金安可不像他老乡那样，隔三岔五的跑到大榕树下找那些“夜莺鸟”解乏，虽然李金安也对阿美那个比常人大一号的屁股产生过怀疑，问起过她的过去，阿美似乎有点语焉不详的躲躲闪闪。

但阿美能找到他上工的地方来与他相会，还是让他感到温馨。阿美每次来时定要找他诉诉苦，顺便向他巧妙地索要一点买衣服鞋子之类的钱。李金安都会慷慨地给她，给了之



后才会发觉他每个月挣的钱几乎全流进了阿美的腰包。但过后还是觉得这钱花得值得，一晚上得到的快乐可以冲淡前些日子工作的辛苦，又能让他在来日劳作的艰辛里美美地咀嚼上好一阵子。所以昨晚阿美来了以后，李金安就忙不迭地把铺盖搬到了另一间也还在装修的房里，胡乱找几块木板拼成个大床。这床铺实在有点简陋，但对他来说，却是他生命的乐土，甚至在喘息之余，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有点狂妄地想：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的豪宅，还不是先得做过他李金安的洞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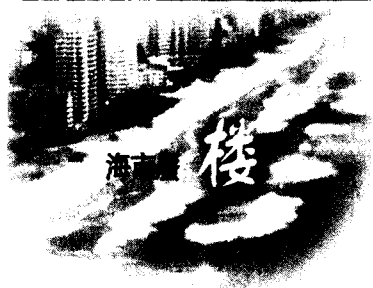
李金安爬起床来，扮了个让工友们打趣的架势。以往阿美每次来过，工友都要嘻嘻哈哈取笑他一顿：昨天晚上又爬高山了，翻了几座山？又走水道了，过了几道弯？要不要吃几个生鸡蛋补补身子？哈哈……笑足了才一起上工。

但这次却没有人来取笑他，工友们一爬起来就叫嚷：这屋子里的臭味又浓了！工头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恨恨地说道：“他妈的，好大的臭味，这该死的死老鼠。”

几天前就有人说这楼道里闻到了死老鼠一样的尸臭味，大伙儿仔细找寻过，就是没有找到这只死老鼠。到今天，这臭味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了，只苦于找不到这臭味的来源。为这事，工头每天都要骂它几声娘。

李金安有了昨晚的快乐，有臭味他也不觉得，工作也变得轻松了，怕人笑话他昨天晚上受了累，干活干得格外卖力，需要在外墙上钻一个洞，李金安抢着爬上了窗，这窗户与隔壁的窗户呈九十度的夹角，探出身子可以看到隔壁的房里。

从窗户往里看，一个女人靠在沙发上，好像是睡着了，



李金安现在满脑子里还是阿美昨晚柔软温暖的身子，窗上的活计似乎是让他对着一具光洁的女人胴体，很快就把它干完。对面窗户里的女人还一动不动地睡着，李金安不免多看了几眼，屋里一片狼藉，女人胸前一片暗红，像是一桶褐漆倾倒在胸前。李金安突然想到闻到古怪臭味，心里一跳，分辨出那暗红的油漆是干了的血迹，大叫了声：“我的妈呀！”指头发软，手里的电钻“叭嗒”一声掉到了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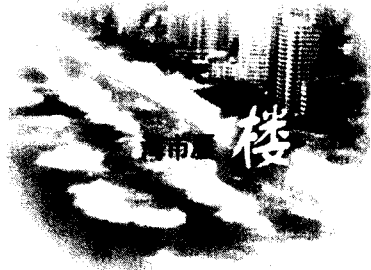
东方华庭的 12 楼 A 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女尸！通过 110 报警台调度来的刑警赶到时，整栋大楼像个被捅了的马蜂窝。

面无表情的刑警马上封锁了现场，开始了他们细致的勘查。门被打开后，一股腥臭扑面而来，死者为女性，莫约二十五六岁左右年纪，平靠在客厅的沙发上。进门处是餐厅，沙发背对着餐厅，站在餐厅处看，死者的酒红色的长发蓬起在沙发上，像是睡着了。死者的胸口上像是被刀具之类的利器刺成了蜂窝状，干后的血液把沙发染成了酱红，现场惨不忍睹，脖子上有被掐过的淤伤，死者的脸因腐烂而变得乌青，但仍可以看出死者生前是姣好的容貌。

从她身上穿的衣着上看，死者应该是收入较高的白领之类。

法医说，从尸体的腐烂程度分析，死亡时间至少在七天以上，确切的时间要化验过死者胃内的容积物才能确定。刑警郑东明看了一下表上的日历，今天为三月十七号，也就是说死者是在三月十天左右遇害的。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可以排除是自杀的可能。从现场的



凌乱看，可以判定 12A 为作案的第一现场，房间里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死者身上没有佩戴任何饰物。

刑警潘豪从不同的角度嚓嚓地拍着照，心里判断道：又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这是他加入警界一年来，现场勘查过的第五起相类似的案件。临港是个暂住人口三倍于常住人口的城市，这类案件发生比较多，凶手手段都极端残忍，因人员流动性大，侦破起来也比较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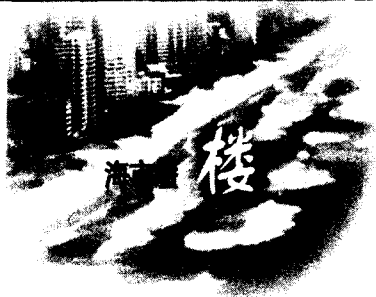
潘豪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疾恶如仇的血性，从小就梦想着加入警队，现在，一到凶案现场，潜伏的这种血性就会躁动起来，像警犬一样伺机一跃而出。

这是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面积大概一百一十平米左右，客厅的门口是一张餐桌，桌上放着一个旅行袋，从旅行袋里只搜索出几块钱的零钱、一张的士票和一包面巾纸，厨房里什么餐具都没有，不像有人在这里常住的样子。

这是一个两个月前才竣工入伙的新楼盘，因为地段好，价格又相对较低，几个月即近售罄，现在几十支工程队正在这里热火朝天地搞装修，精明的家具公司更是把生意做到了家，把家具拉到了楼下的庭院里来卖。装修好了的业主有很多已经搬了进来。

据楼下家具公司业务员提供的情况说，死者就是 12A 房的业主，室内的家具是大概一个月前在他们公司楼下的临时售货点买的，因为死者人长得很漂亮，所以印象较深，虽然她购置了家具，但好像并不在这里居住，也很少来东方华庭。

物业管理处拿来了业主资料册，上面登记道：何立慧，二十九岁，籍贯牡丹江市××地人，未婚，联系电话：



136××××××××，还有工作单位和临港市联系地址两栏都是空白的，没有填写。

物业管理处的人解释说，本来是要求业主详细填写的，但如果业主别有隐情，有些资料不愿填写，管理处也就不强求，只要留有联系电话就可以了。

刑警郑东明透过管理员镜片后闪烁的眼神，似乎明白了他所说的别有隐情的意思是：为照顾那些不愿露富的先富起来的人，或不能露富的官员，在置私产时可以不公开不想公开的资料。开发商的意思是只要你来买房就成了，至于保密工作，客人想怎么做我们也就为你怎么做，这也是顾客就是上帝的最真实的体现。

拨打了资料册上的电话，电脑语音提示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止使用。

有业主确认，死者是三月十日十点三十分左右，与他同一部电梯上的楼，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她了。

刑警队副队长杨宝泰脑子里充满了一连串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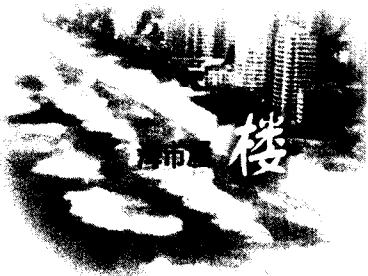
一、死者看来并不居住在东方华庭！又会是什么原因使死者突然来到东方华庭？

二、为什么一到 12A 室的当天就被杀害了呢？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

三、死者在临港市明显还有其它居住场所，那又会是在哪里？

十几年的刑侦工作经验让他深知：现场就是一切，让现场说话。所以他一遍又一遍仔细勘查现场，不放过犯罪分子留下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据调查得知，因为这半个月来，外来施工人员搬运物



料，进出频繁，保安就没有做人员进出的登记。这就给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窗户阳台都是紧闭的，除了客厅的大门之外，其它没有可以进入室内的通道，难道凶手有钥匙，或者是死者生前的熟人？”刑警郑东明如是说。

“也不排除凶手是生人，找借口叫屋主开门然后行凶的可能。”潘豪瞪着眼睛说，小伙子一接警，眼珠就会是通红的，像一条被惹怒了的猎犬，警觉地寻找他要追踪的猎物。

东明明白他的意思，上个月他们就破获一起入室杀人案，凶手是先让一个女人在楼道里使劲敲门，对面的邻居听得敲门声太久，打开门来看个究竟，敲门的女人声称是在找她的朋友，问能不能借个纸笔写个留言，当屋主放松警戒时，潜伏在一边的匪徒就一拥而入，抢劫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但现场没有搏斗过的痕迹，从死者死亡的姿势看，遇害前是在睡眠或假寐之中。”东明说。侦查还只刚开始，两人就各抒己见，开始讨论起对案情的看法。

两人的眼光在副队长杨宝泰的手上停住了，他们的争论也随之停止，杨宝泰手上拿着的是从死者衣袋里搜出来的两张百胜酒吧的入场券，已经被揉成了一团，入场券上的日期为三月九日。东明计算了一下，三月九日正好为上个星期的周六晚上。百胜吧是临港繁华地段最大的一个娱乐场所，以消费高、节目丰富而受临港市高收入的白领阶层的追捧，平日并不设入场券，周六周日人满为患，特设了入场券，这入场券还可在节目当中做抽奖之用，这里本就是做刑警的轻易不敢涉足的场所。